

# 史記

卷四十三  
四十三

世家卷十之十三

卷十

楚

卷十一

越王句踐

卷十二

鄭

卷十三

趙

史記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勅重校刊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實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承德郎司業仍於奉一級臣黃錦等奉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

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徐廣曰世本云

吳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索隱曰重黎黎氏二官代

司天地重為木正黎為火正據左氏少昊氏之子曰重

顓頊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為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

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四十

十一

一



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重黎

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愚謂此解為當

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索隱曰此重黎為火正彼少昊氏

之黎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虞翻曰祝融

始也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

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

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于寶曰先

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該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

為作者妄記廢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案六子

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大將興

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脩己肯坼而土禹簡狄

育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

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右略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

數月創合母了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况古固知

注記者之不安也天地云為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

槩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盲明

古之婦人嘗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

故美其無害也○索隱曰系本云其長一曰昆吾虞翻

陸終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嬪吾名樊為已姓封昆吾世本曰昆吾者衛是也○索隱

曰系本云其一曰樊是為昆吾宋忠曰昆吾國名已姓

所出左傳曰衛侯夢見被髮登昆吾之觀今濮陽城中

有昆吾臺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也

昆吾故城在縣西三十里臺二曰參胡世本曰參胡者

在縣西百步即昆吾墟也三曰彭祖虞翻曰名翦

曰系本云二曰惠連是為參胡四曰會人世本曰會人者鄭是

宋忠曰參胡國名斯姓無後五曰彭祖虞翻曰名翦

大彭世本曰彭祖者彭城是也○索隱曰系本云三曰

發鏗是為彭祖虞翻所云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彭

城古彭祖國也外傳云殷末滅彭祖國也虞翻云名翦

神仙傳云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年已七百

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四曰會人世本曰會人者鄭是

往流沙之西非壽終也五曰會人世本曰會人者鄭是

四曰求言是為鄒人宋忠曰求言名也姬姓所出鄒國

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鄒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二

萬曆二十六年刊

十二里毛詩譜云昔高辛氏之土祝融之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妖姓處其地是為鄆國為鄭武公所滅也

五日曹姓世本曰曹姓者邾是也。索隱曰系本云其五日安是為曹姓宋忠云安名也曹姓者諸

曹所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邾國在黃州黃岡縣東南百二十一里史記云邾子曹姓也六曰季

連芊姓楚其後也索隱曰系本云六曰季連是為芊姓季連者楚是也宋忠曰季連名也芊

姓諸楚所出楚之先芊音彌是反芊羊聲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

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

氏季連生附沮孫檢曰附沮生宄熊其後中微或在

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

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

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

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徐廣曰在荆郡

枝江縣。○正義曰類客云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地志云歸州巴東縣東南四里歸故城楚子

熊繹之始國也文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輿地志云秭歸縣東有丹陽城周迴八里熊繹始封也楚子

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

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黹索隱曰一作驪音上感反黹音與俱

與亶同字亦作亶也熊黹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揚為後熊揚生熊

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

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杜預曰庸今

義曰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本漢上庸縣。○正縣古之庸國昔周武王伐紂庸蠻在焉楊粵索隱曰有音吁地名也今音至于鄂正義曰五各反劉伯莊云地越譙周作楊越

萬曆二十六年刊

州是括地志云鄂州向城縣南  
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  
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

中國之號諡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  
張瑩曰今江陵也。索隱曰系

本康作庸夏作祖地理志云江陵南  
郡之縣也楚文王自丹陽徙都之  
中子紅為鄂王九

記曰鄂今武昌。索隱曰有本作襄紅音贊紅從下文  
熊贇紅讀古史考及鄒氏劉氏等無音襄紅恐非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武昌縣鄂王舊  
都今鄂王神即非渠子之神也  
少子執疵為越章王

索隱曰系本無  
執字越作就 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

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母康  
徐廣曰即渠之長子

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

熊延索隱曰如此史意即上鄂王紅也譙周以為熊渠

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此云摯  
紅卒其弟弒而自立曰熊延欲會此代系別翔亦母康  
之弟熊渠者既卒母康早卒其摯紅立而後延弒故

史考言摯有疾而此言弒未詳。正義曰譙周言摯有疾

此言弒未詳宋均注樂緯云熊渠嫡嗣曰熊摯有惡疾

不得為後別居於夔為楚  
附庸後王命曰嚶子也 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

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

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仰雪次子叔堪

索隱曰堪  
一作湛 少子季徇索隱曰徇音旬後反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

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

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  
杜預曰建寧郡南有濮夷。正義曰按建寧音郡在

蜀南與蠻相近劉伯莊云濮在楚西南孔安國云  
庸溪在漢之南披成公元年楚地千里孔說是也 而少

弟季徇立是為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  
十二年熊徇卒子熊罾立  
索隱曰罾音鄂亦作罾熊罾九年卒子

萬曆二十六年所  
史記卷六十一  
世家

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弑周  
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  
立是為霄敖索隱曰坎音若感反一作茵又作欽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  
徐廣曰駒音舜○索隱曰按玉篇駒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即蚡冒也劉音舜其近代本字有從目者故劉氏有舜音是為蚡冒索隱曰占本蚡作紛音憤蚡冒十三  
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  
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  
伯弑主國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  
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弑  
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弑其君殤公三十五

年楚伐隨

賈逵曰隨姬姓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隨州外城古隨國地世本云楚武王墓在豫州新息隨姬姓也武王卒師中而兵罷括地志云上蔡縣東北五十里隨曰我無

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敵

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

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

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

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

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

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

兵罷皇覽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鄆陽縣葛陵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岑漢永平中葛陵城北祝里社下

於土中得銅鼎而名曰楚武王由是知楚武王之冢民  
傳言秦項赤眉之時欲發之輒頽壞墳壓不得發也○  
正義曰有本注葛陂鄉作葛陵鄉者誤也地理志云新  
蔡縣西北六十里有葛陂鄉即費長房投竹成龍之陂  
因爲鄉  
子文王熊賁立始都郢正義曰括地志云紀南  
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  
五十里杜預云國都於郢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  
括地志云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故郢  
城是  
文王二年伐申過鄧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申城在  
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晉太  
康地志云周宣王舅所封故鄧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二  
十里春秋之鄧國莊十六年楚文王滅之服虔云鄧曼  
姓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許也六年伐蔡正義曰豫  
州上蔡縣  
在州北七十里占蔡國  
也縣外城蔡國城也 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  
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  
始大十二年伐鄧滅之十三年卒子熊羆立史記音隱  
云羆古艱

字是爲杜敖索隱曰杜作  
壯側狀反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索  
隱

曰惲音紆紛反左惲奔隨與隨襲弑杜敖代立是爲成

王成王惲元年初卽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

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

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正義曰  
杜預云

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括地志云  
陘山在鄭州西南一百一十里卽此山也楚成王使將

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

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地理志曰潁  
川許昌縣故

許國也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索隱曰汝南  
也陽縣故黃

國○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國故城漢弋陽縣  
也秦時黃都嬴姓在光州定城縣四十里也 二十六年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四十一 世家 六

滅英

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一本作黃○正三十義曰英國在淮南蓋蓼國也不知改名時也

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

襲辱之遂行至孟音于宋地也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

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

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楚成王以

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

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杜預曰濟北穀城縣○正義曰括地志云

穀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置齊相公子雍焉齊相公七子皆奔楚

楚盡以為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服虔曰夔楚熊

梁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是也○夏伐

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

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

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

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

上曰君之齒未也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

楚國之舉常在少者賈逵曰舉立也且商臣蠶目而豺聲忍人

也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賈逵曰職商臣庶弟也

而絀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

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姬當作妹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

之江芊正義曰芊亡爾反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



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虔曰若立曰不能

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服虔曰謂絀君曰能冬十月商

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杜預曰熊掌難熟冀久將

有外救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

王立以其太子宮予潘崇使為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

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皐陶之後杜預曰六

國今廬江六縣蓼國今安豐蓼縣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莊

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

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

間伍舉曰願有進隱謂隱藏其意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

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

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

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

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

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庸正義曰房州竹邑縣今是也六

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服虔曰陸渾戎在洛西南正義曰尹姓

之戎徒居陸渾遂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示周也周定王使王

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郊勞禮迎之也楚王問鼎小大輕重杜預曰示欲逼

周取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鈎

天下之喙正義曰喙許衛反凡戟有鉤喙鈎口之小尖也言楚國戕之鈎口尖有折者足以為鼎言鼎易得也

足以爲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

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賈逵曰象所圖

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杜預曰圖鬼神百

也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賈逵曰載辭也祀年

祀者猶言年也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杜預

可言年也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言可移昔成王定鼎于郊鄆

杜預曰郊鄆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郊鄆陌武王遷之

成王定之○索隱曰按周書郊鄆北山名音甲鄆謂自

厚鄆故卜世三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

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左

曰子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

三年滅舒杜預曰廬江大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

弒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卽縣之羣臣皆賀申叔時使

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

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

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今於天下莊

王乃復陳國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

皇門賈逵曰鄭城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逾賈逵曰肉袒

臣諫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

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

是聽若君不忘厲宣相武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所

自出也鄭武公桓公始封之

賢君也 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

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

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

里而舍遂許之平杜預曰退一舍而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

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

衡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索隱曰左傳宣十

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

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九月圍宋是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

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

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

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鄆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

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

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

十五年卒子負立索隱曰負音雲左傳作麇是為邲敖康王寵弟公

子圍徐廣曰史記多作回子比子皙棄疾邲敖三年以其季父康

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

還十二月巳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之荀卿曰以冠纓

王于邲謂之邲敖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

誰為後服虔曰問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

圍為長杜預曰伍舉更赴辭使從禮子比奔晉而圍立

是為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

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

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

陽之蒐賈逵曰岐山之陽康王有豐宮之朝服虔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杜預曰

豐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

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杜預

會召陵之禮也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

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緡緡國名也

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于姓幽王為太室之

盟戎翟叛之杜預曰太室中嶽也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

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

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曰齊崔杼弒其君慶封其黨故

以弒君罪責之也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

負而代之立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七年

就章華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使

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

蔡因為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左傳曰使蕩侯等圍徐靈王

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

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予我乎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析

父對曰其予君王哉賈逵曰析父楚大夫○索隱曰據左氏此是右尹子革之詞史蓋誤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四十一 世家 七十一

也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葦露藍萋徐廣曰葦一作暴駟案服虔曰

葦露柴車素大輅也藍萋言衣做壞其萋藍藍然也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服虔曰草行曰

跋涉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服虔曰桃

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齊王舅也服虔曰齊呂晉及魯衛王

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若王

將唯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

許是宅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

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

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

今吾大城陳蔡不羹韋昭曰三國楚別都也潁川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正義

曰括地志云不羹故城在許州襄城縣東三十里地理志云此乃西不羹者也賦皆千乘諸侯

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正義曰左傳昭

十二年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杜預云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也按此

對王言是子革之辭太史公云析父誤也析父時為王僕見子革對故嘆也十二年春楚靈

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於申僂越

大夫常壽過索隱曰僂音起子殺蔡大夫觀起索隱曰觀音起子

從亡在吳索隱曰從音才松反乃勸吳王伐楚為間越大夫常壽

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

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於鄧杜預曰鄧

川邵陵縣西有鄧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鄧城在豫州鄧城縣東三十五里按在古召陵縣西十里是也

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皙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眾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左傳曰右尹子革請待於郊以聽國人服虔曰聽國王曰眾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服虔曰鄢楚別都也杜預曰襄陽宜城縣○正義曰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有襄州北五里南去荊州二百五十里按王自夏口從漢

水上入鄢也左傳云王浚夏將欲入鄢是也括地志云鄢水源出襄州義青縣西界託仗山水經云蠻水即鄢水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

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銷人韋昭曰今之中

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銷人曰新王下法

有敢饜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

股而卧銷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不能

起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服虔曰斷

於章華之宮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之

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正義曰左傳云夏五月

也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

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  
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  
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  
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  
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  
將至矣杜預曰司馬謂棄疾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  
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殺丙辰棄疾即位爲王改名  
熊居是爲平王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  
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  
之侵地存恤國中脩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

曰五率蕩侯潘子司馬督躡尹午陵尹喜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爲卜尹  
王許之賈逵曰卜尹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

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賈逵曰巴姬共王妾埋璧

於室內正義曰左傳云埋璧於太室之庭杜預云太室祖廟也召五子齋而入康

王跨之服虔曰兩足各跨一壁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

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  
失之圍爲靈王及身而弒子比爲王十餘日子皙不得  
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爲平王竟續  
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  
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服虔曰謂國人

共惡靈王者如市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賈之人求利也服虔曰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杜預曰寵

而固有人無主二也杜預曰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無謀三

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杜預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

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

杜預曰晉楚之士從子比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杜預曰無親族在楚

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矣服虔曰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為羈終

世可謂無民矣杜預曰終身羈客在於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

矣杜預曰楚人無愛念者王虐而不忌杜預曰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子比涉

五難以弑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

城外屬焉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十八里也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

欲不違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

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

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

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對曰齊桓

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

輔有莒衛以為外主賈逵曰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有高國以為

內主服虔曰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從善如流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

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

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賈逵曰子



餘趙有魏犇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賈逵

衰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有樂卻狐先以為內主賈逵

楚享以九獻秦送內之謂樂枝卻穀狐突先軫也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

棄民民從而與之正義曰以懷惠棄民故故文公有國

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

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正義曰

獲神一也有民一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

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杜預云獲神當璧拜也有民

貴妃子也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

無忌如秦服虔曰楚大夫索隱曰為太子建正義曰

楚子之在蔡也娶婦婦好來未至

子建杜預云那蔡邑也

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

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

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

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

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正義曰父音甫括地志

縣東北四十五里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也又許州襄

城縣東四十里亦有父城故城一所服虔云城父楚北

境乃是父城之名非建所守杜預云言成父又誤也傳

及躡元水經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即十三

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縣也按今毫

州見有城父縣是建所守者也地理志云潁川有父城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四十一 世家

十六

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

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

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

者曰父有何罪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

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

楚太子建母在居巢正義曰廬州巢縣是也開吳吳使公子光伐

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正義曰在江陵縣東北六

里已解於前按傳城郢在昭公二十三年下重言城郢杜預云楚用子囊遺言以築郢城矣今畏吳復脩以自

固初吳之邊邑卑梁正義曰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

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

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

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

城郢索隱曰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據左氏昭二十三年城郢二十四年無重城郢之文是史記誤也

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

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

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

珍是為昭王昭王元年楚眾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

子建殺伍奢子父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詒及子胥

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正義曰名

瓦左傳云誅無忌以說眾眾乃喜四年吳三公子昭三

二公子奔楚公子掩余奔徐公奔楚楚封之以打吳五

子燭庸奔鍾離此言三公子非

年吳伐取楚之六潛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

也潛城楚之潛邑在霍山縣東二百步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

豫章正義曰今洪州也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詒與唐蔡

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

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

常子常亡奔鄭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已卯昭

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春秋云十一月庚辰昭王亡也至雲夢雲

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郢正義曰走音奏郢音云

城本春秋郢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服虔曰父曼成

然立平王貪求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郢公止之然恐

無厭平王殺之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四十一

世家

六

其弒昭王乃與王出奔隨

正義曰括地志云隨州城外古隨國城隨姬姓也又云楚昭王城在隨州縣北七里左傳云吳師入郢王奔隨隨人處之公宮之北卽此城是也

王往卽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

吳王聞昭

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爲王

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

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

出郢也使申包胥服虔曰楚大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

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

稷賈逵曰楚地也會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

爲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

之堂谿

正義曰地理志云堂谿故城在豫州鄆城縣西八十五里也

號爲堂谿氏楚

昭王滅唐

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正義曰括地志云上唐鄉故城在隨州棗陽縣東南

取番正義曰片寒反又音婆括地志云饒州鄆陽縣春秋時爲楚東境秦爲番縣屬九江郡今爲鄆陽縣

楚恐去郢北徙都都正義曰音若括地志云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

楚國故昭王徙都城也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

滅頓地理志云曰汝南頓縣故頓子國○正義曰括地志云陳州南頓縣故頓子國應劭云古頓子國姬

姓也通於陳後滅胡杜預曰汝南縣西北胡城正義曰南徙故曰南頓括地志云故胡城在豫州鄆城縣

界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勾踐射傷吳王遂死

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

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

蜚杜預曰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

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

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

為崇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

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正義曰按江荆州南大江也漢江也二水楚境內也河黃河非楚

境也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

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

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

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

乃又讓次弟公子閻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昭王

卒於軍中子閻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

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

西子綦謀伏師閉塗徐廣曰一作壁。正義曰左傳云

閉塗防斷外寇也為昭王薨於軍嗣子未定恐有隣國

又諸公子之變故伏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立為惠王

也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服虔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

塗也故下立惠王後卽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

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

大夫號曰白公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

公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正義曰巢今廬州居巢縣也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褒信東南三十二

里裏信本漢鄧縣之地後漢分鄧置裏信縣在今裏信縣東七十七里白公好兵而下士

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

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

伐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

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

等襲殺令尹子西子暴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賈逵曰高

府府名也杜預曰楚別府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

人官服虔曰昭王夫人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

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

也徐廣曰惠王之十一年滅陳而縣之十三年吳王夫差疆陵齊晉

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正義曰表云越滅吳在元王四年四十二年楚

滅蔡正義曰周定王二十二年四十四年楚滅杞正義曰周定王二十四年與秦

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正義曰正長也江淮北謂廣陵縣徐

泗等州也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

立正義曰中音仲反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莒縣故國也言北

伐者莒在徐泗之北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栢子始列為諸侯二

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正義曰謚法云不生其國曰聲也當立聲王六

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

乘丘而還徐廣曰年表三年歸榆闕于鄭○正義曰年表云三晉公子伐我至乘丘誤也已解在年

表中地理志云乘丘故城在兗州環丘縣西北三十五里是也四年楚伐周鄭殺于陽

九年伐韓取負忝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索隱

曰此榆關當在大梁之西楚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

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正義曰古今地名云

荆州松滋縣古鳩茲地即茲方是也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

隱曰郡國志曰巴郡魚復縣有扞關十年魏取我魯陽地理志云南陽有

括地志云汝州魯山本漢魯陽縣也古魯縣以古魯山為名也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

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王秦

始復疆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疆三十年秦封

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

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

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

云齊欺楚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

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索隱曰盼盼子者有

功於國而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

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

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索隱曰搏音膊亦

作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

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正義曰括地志云

縣西南三十里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

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

邑索隱曰襄陵縣名在河東古本作八邑今亦作八城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

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

柰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

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

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

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索隱曰冠音

最尊故以國為言猶如卿子冠軍然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

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

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

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

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

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索隱曰冠音官今又移兵而攻齊

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

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

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

與楚齊魏相會盟齧桑正義曰徐廣云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一年蘇秦

約從山東六國兵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

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伐

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

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



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闌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

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

和之索隱曰和謂楚與齊相和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

不得為門闌之廝也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

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

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索隱曰地理志丹水及商屬弘農今言順陽者是魏晉始分置順陽郡商城丹水俱隸之

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

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

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

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為重王者

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

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

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

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

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索隱曰兩國謂韓魏臣故弔楚王弗

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

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乃使

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

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

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卽以歸報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謂失商於之地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索隱曰此丹陽在漢中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正義曰藍田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入藍田縣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

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尚爲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

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楚王  
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必若言而出之鄭  
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  
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  
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  
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  
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  
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樛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  
夫樛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  
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

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  
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

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正義

曰武關在商州東一百八十里商洛縣界蜀巴蜀漢中郡也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

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疆百萬也且王欺

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銚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

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

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

雖曰索隱曰雖音七余反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

地於秦而後足以刷耻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

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

索隱曰弘農之縣在澠池西南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索隱曰亦非河間國

曰非堯都也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索隱曰亦非河間國之縣則韓之平陽秦

之武遂並當在宜陽左右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正義曰趙攻

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

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為塞正義曰河蒲

山韓西境也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為其事王必疾齊之所

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為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

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

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

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徐廣

曰懷王之二十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三年秦復歸韓武遂然則已非二十二年事矣二十四年

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

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

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

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

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楚大

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

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

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為質於

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遣楚王書  
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爲質至驩也  
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  
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  
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爲婚姻正義曰婚父爲姻婦父爲  
婚相謂曰婚姻兩婿相謂  
曰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  
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  
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  
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  
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柰何絕秦之驩心

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

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

索隱曰右扶風渭  
城縣故咸陽城也

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

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

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

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

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

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

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潛王謂其相

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

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  
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  
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  
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爲王是爲頃襄王乃告于秦曰  
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  
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  
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年表云取十  
六城既取析又并取  
左右十五城也駟案地理志弘農有析縣。正義曰括  
地志云鄧州內鄉縣城木楚析邑一名丑漢置析縣因  
析木爲  
名也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  
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索隱曰主  
字亦作王其子惠王

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  
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  
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正義曰括地志伊  
門山在洛州南十  
九里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

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  
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  
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爲帝月餘復歸帝爲王十四  
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  
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

鄢其秋復與秦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

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

騏鴈羅鷺徐廣曰呂靜曰鷺野鳥也。索隱曰騏音其小鴈也。鄒誕鷺音盧動反。劉氏音龍是小鳥名。

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

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

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索隱曰小鳥有青首者。

鄒費邳邳者羅鷺也索隱曰鄒費音鄒秘。外其餘則不足射

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索隱曰以喻下文秦趙等十二國故云六雙。王何不

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

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索隱曰夕猶昔也。其獲非特

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

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

圍之東索隱曰還音患遠也。射音石。正義曰圍音語城在汴州雍丘縣東言王朝張引射魏大梁汴

州之南即加大梁之右臂連韓則則河北中國之路向

東南斷絕則韓上蔡之郡自破壞矣復遶射雍丘圍城

之東便解散魏左肘宋州而外擊曹定陶索隱曰魏左肘及魏東之外解棄則宋方與兩郡並舉。解魏左肘

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

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郊國大梁可得而有

也王績繳蘭臺徐廣曰績紫也音爭蘭一作簡。正義曰鄭玄云績屈也。江沔之間謂之紫收繩索績也。按繳絲繩擊弋射鳥也。若膺擊則圍大梁已了乃收弋繳於蘭臺相山之別名也。飲馬西

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

則出寶弓落新繳徐廣曰以石傳弋繳曰落落音皮射

蜀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蜀一作獨還音

安蓋縣在泰山濟北盧縣有長城東至海也。索隱曰

蜀音畫謂大鳥之有鈎喙者以比齊也還音患謂遠也

蓋者覆也言射者環遶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以長城

為防也徐以蓋為益縣非也地理志云長城在濟南也

○正義曰太山郡記云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徑太山

千餘里至瑯琊臺入海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

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括地志云長城

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崗上經濟州淄州

即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瑯琊臺入

海薊代記云齊有長城巨防足以為塞也

朝射東莒

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莒縣故莒子國地理志云周武

王封少昊之後嬴姓於莒始都計斥春秋時徙居莒也

夕發沮丘

徐廣曰在清河○正義曰括地志云沮丘夜

加卽墨顧據午道

索隱曰顧反也午道當在齊西界一

從一橫為午道蓋亦未詳其處○正

義曰劉伯莊云齊西界

按蓋在博州之西境也

則長城之東收

正義曰言從齊

州長城東至海

太山之北黃河之

南盡舉收於楚

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

得齊地約結於趙

而北達於燕

索隱曰此一作杜杜者

為境界定從約也

取燕不難也○正義曰北達言四

通無所滯礙言燕無山河之限也

三國布瓠

徐廣曰音

趙燕也瓠式歧反

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日於燕

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

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

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

索隱曰顧

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

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落新繳涉酈塞



龜。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鄭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十里虞邑也杜預云河東太陽有鄭城是也徐言江夏亦誤也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正義曰謂華山之東懷州河內之郡可得而

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膺擊韓

魏索隱曰韓魏當秦之前故云膺擊俗本作鷹非垂頭中國索隱曰垂頭猶甲頭也言欲吞山東

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毳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

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

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

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

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國臣

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

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

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徐廣曰定王之曾孫而西周惠公之子謂楚相昭

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

爲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索隱曰共主世君俱是周自謂也共主言周爲天下共所

宗主也世君言周室代代君於天下

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稱不足以傷民

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

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

夫一周爲二十晉正義曰言周主之國其地雖小諸侯尊之故敵二十晉公之所

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

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

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索隱曰鄒魯有禮義之國今楚欲結怨兩周而奪九

以是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正義曰楚本與齊韓和伐秦因欲圖周齊不與圖周故齊交絕於楚

也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正義曰三川兩

周之地韓多有之言厚韓也方城之外正義曰方城之外許州葉縣東北也言楚取兩周則韓強

必弱楚方城之外也必為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

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

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

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

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

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索隱曰

曰謂虎以爪牙為兵而自利於防身也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

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索隱曰攻易而利大也○正義曰野澤之麋蒙衣虎

皮人之攻取必萬倍於虎也譬楚伐周收祭器其猶麋蒙虎皮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

訕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

三代之傳器索隱曰謂九鼎也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索隱曰翮亦作

翮同音歷三翮六翼亦謂九鼎也空足曰翮六翼即六耳翼近耳旁事具小爾雅非貪而何周

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

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正義曰謂割房金均三州

及漢水之北與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徐廣曰屬江夏正義曰括地

志云西陵故城在黃州黃山西二里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

王墓夷陵徐廣曰年表云拔郢燒夷陵。索隱曰夷陵陵名後為縣屬南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峽

州夷陵縣是也在荆州西應劭云夷山在西北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

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

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

以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

平而入太子為質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

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索隱

曰系本是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

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徐廣曰南郡有州陵縣是時

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

七年至新中索隱曰趙地無其名字誤鉅鹿有新市中當為市也。正義曰新中相州安陽縣也

光國時魏寧新中邑秦莊大王拔之更名安陽也秦兵去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申君救趙十年徙

於郢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于秦十六

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

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正義曰在壽州命曰郢二十五年考

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

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

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

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  
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  
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

索隱曰機

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

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云

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云楚名以楚地

郡為秦

大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  
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  
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

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索隱曰幾音祁

索隱述贊曰

嚮熊之嗣

周封於楚

僻在荆蠻

華路藍縷

及通而霸

僭號曰武

文既代申

成亦赦許

子圉篡嫡

高臣殺父

天禍未悔

憑姦自怙

昭困奔亡

懷迫囚虜

項襄考烈

祚衰南土

史記卷四十終

史記卷四十一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漢 太史令 龍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勅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正義

曰吳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還歸太越登茅山以朝四

方羣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廟

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賀循會稽記云

少康其少子號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此越絕記云無餘

都會稽山南封於會稽以奉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

故越城是也

禹曆二十六年刊

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正義曰與地志云越侯傳國三十餘葉歷

殷至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允常稱王春秋貶為子號為於越杜注云於語發聲也

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

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勾踐

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

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檇李城索隱曰事在左傳魯定公十

四年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

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

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

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逾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

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

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

越王乃以餘兵五千入保棲於會稽杜預曰上會稽山也○索隱曰鄒誕

云保山曰棲猶鳥棲於木以避害也吳王追而圍之越

王謂范蠡曰正義曰會稽與錄云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苑三戶人佯狂個儻負俗

文種為苑令遣吏謁奉吏還曰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

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謁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

假衣冠有頌種至抵掌而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柰

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韋昭曰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索隱曰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

持滿不溢與天定傾者與人虞翻曰人道尚謙卑以自牧○索隱曰人主有定傾

萬曆二十六年刊

之功故節事者以地○索隱曰國語以作與此以亦與人與之

用以法地故地與○義也言地能財成萬物人主宜節

之章昭等解恐非○義也言地能財成萬物人主宜節

卑作言辭厚遺珍寶不許平越王身往事之○正義曰

易以利此是○正義曰

定傾危之計○正義曰

種名也○正義曰

求和於吳也○正義曰

字子禽荆平王時為死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人實躡

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鄣之文種曰無鄣

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氣行而未

之來至於此且人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

為禮○正義曰

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

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

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

請間行言之○索隱曰

間獻吳太宰嚭○索隱曰

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

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

人觸戰必有當也○索隱曰

名又下云無乃傷君王○索隱曰

所愛乎是有當則傷也○索隱曰

○索隱曰國語以作與此以亦與人與之

○義也言地能財成萬物人主宜節

○正義曰

○正義曰

○正義曰

○正義曰

○正義曰

○正義曰

○正義曰

○正義曰

○正義曰

○正義曰

○正義曰

○正義曰

○正義曰

○正義曰

○正義曰

○正義曰

○正義曰

○正義曰

○正義曰

○正義曰

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  
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赦  
越越王勾踐及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  
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  
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  
死弔一作葬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  
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  
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  
索隱曰越大夫也 國語作諸稽郢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  
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索隱曰逢姓同

名故楚有 逢伯是也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  
則難必至且鷺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  
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  
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  
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其克可也勾踐曰善  
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  
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  
疾齊與吳疥癢也索隱曰疥音介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  
遂伐齊敗之艾陵索隱曰在魯 哀十一年虜齊高國以歸索隱曰國惠子  
高昭讓子胥子胥曰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



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食粟以  
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  
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  
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  
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  
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  
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  
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  
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索隱曰而汝也父闔廬也我又立若若初  
欲分吳國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

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

觀越兵入也索隱曰國語云吳王濞曰孤不使大夫得見乃盛以鳴夷投之于江也於是

吳任嚭政居三年勾踐召范蠡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

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索隱曰

曰在哀十三年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索隱曰按春秋

左氏傳大子名文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索隱曰

曰虞書云流宥五刑按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在為卒

伍有二千人也正義曰謂先慣習流利戰陣死者二千

千人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

也長齊所謂士也虞翻諸御千人伐吳索隱曰諸御謂諸

職掌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

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虞翻曰吳大天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逾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逾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

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

虞翻曰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虞翻曰我為子得罪

依國語之文今案此文謂使者宜速去不去得罪於越義亦通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

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杜預曰甬東

東海中州也○索隱曰吳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

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正義曰今之面衣是其遺象也越

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為無知

吾耻生者越王則解綬以愜其目遂伏劍而死觀音覓大巾覆也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五 世家 六

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

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已

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楚世家曰越滅吳而不能正

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

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索隱曰越在蠻夷少

秋之初未通上國國史既微畧無世系故紀年稱為於

而稱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

兔死走狗烹徐廣云狡一作郊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

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

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正義曰

越絕云

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曰遺敵

粟藁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榮其志五曰遺之巧

臣使起宮室高臺以盡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諛臣

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

器利九曰堅甲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

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勾踐卒索隱曰紀年云晉出公

踐卒是子王鼫與立索隱曰鼫音石與音餘按紀年云

為莼執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索隱曰紀年

鹿郢為鼫與也子王翁立王翁卒索隱曰紀年

年云不壽立十年見殺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

是為盲姑次朱勾立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

三十四年滅滕三十五年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

滅郟三十七年朱勾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

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索隱曰蓋無顯之王無彊時

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

北伐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

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

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正義曰葉式涉

陽翟河陽翟縣也二邑此時屬韓與楚反今許州葉縣

犬牙交境韓若伐楚恐二邑為楚所厄魏亦覆其軍殺

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正義曰陳今陳州也上蔡今豫州

犬牙交境魏若伐楚故二晉之事越也正義曰言韓魏

於二晉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徐廣曰

而伐楚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效猶見

也於得晉者何也正義曰從不至已下此越王曰所求

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正義曰頓

也接兵戰也越王言韓魏之事越猶不至頓刃接兵而

況更有攻城圍邑韓魏始服乎言與秦齊而故事越也

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邾

之境索隱曰南陽在齊之西莒之西也常邾名蓋則

方城之外不南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

下楚方城之兵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地徐

不得南伐越也日胡國今之汝陰○索隱曰四邑並屬南陽楚之西南

是也宋胡作宗胡宗胡邑名胡姓之宗因以名邑杜預

云汝陰縣北有故胡城是也○正義曰酈音攤括地志

云商洛縣則古商國城也荆州圖副云鄧州內鄉縣東

七里於村即於中地也括地志又云鄧州內鄉縣楚邑

也故酈縣在鄧州新城縣西北三十里按商於析酈在

商鄧二州夏路以左徐廣曰蓋謂江夏之夏○索隱曰

界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為左故云夏路以左其

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為左故云夏路以左其

意為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鄧州內鄉縣

東七十五里南入穰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為

楚固襄王控霸南土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適

萬曆二十六年刊

華夏號為方城按此說劉氏為得云邑不足以為備秦江

徒眾少不足備秦曉武二關之道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正義曰江南洪饒等州春秋時為楚東境也泗上徐州春秋時

楚北境也二境並與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

越隘言不足當伐越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為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柰何其以此王也

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

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

過是目論也索隱曰言越王知晉之失不自覺越之過猶人眼能見豪毛而自不見其睫故謂之

也目論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

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眾也今楚眾已分何待於晉越

王曰柰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徐廣曰一作北面曲沃

正義曰括地志云曲沃故城在陝縣西三十二里於中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爾時曲沃屬魏於中屬秦二地相近故於中以至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

正義曰按無假之關當在江南長沙之西北也言從曲沃沃於中西至漢中邑巫黔中千餘里不備秦魯也景

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正義曰魯兗州也齊密州莒縣邑南至泗上也南陽鄧州也時

屬韓也言楚又備此三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

國也分散有大此者乎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

鬪晉楚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徐廣曰一

作長沙正義曰復扶富反言今越北欲鬪晉楚南復讎

龐敵楚之四邑龐長沙竟陵澤也龐長沙出粟之

地竟陵澤出材木之地此邑近長沙潭衡之境越若窺

兵西通無假之關則西邑不得北上貢於楚之郢都矣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四十一 世家 九

戰國時永郴衡潭岳鄂江洪饒並是東南境屬楚也袁吉皮撫欽宣並越西境屬越也

竟澤陵楚之材也索隱曰劉氏曰復者發語之聲非也言發語聲者文勢然也則是脫況字

耳聾當作犖犖邑名字訛耳則犖靡長沙是三邑也竟澤陵當為竟陵澤言竟之山澤出材木故楚有七澤蓋

其一也合上越窺兵通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此四邑者

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

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

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

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年○索隱曰按記年

粵子無疆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殺無疆之語是無疆為無疆之後紀年不得錄也而越以

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正義曰今

台州臨海縣是也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

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夷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

蠡太史公曰素王妙論曰蠡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人○正義曰吳越春秋云蠡字少伯乃楚宛三戶人也

越絕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在陶為朱公又云居楚曰范伯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

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曆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

執辰破已霸王之氣見於地戶伍子胥以是挾弓矢于

吳王於是要求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司相與共戒之伍子

胥在自餘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風共俗地戶

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

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

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

軍還及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世家

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索隱曰國語云乃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之地奉音扶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索隱曰范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自以有罪故為號也韋昭曰鴟夷革衣也或曰生牛皮也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

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

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徐廣

曰今之濟陰定陶○正義曰括地志云陶山在濟州平陰縣東三十五里止此山之陽也今山南五里猶有朱

公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

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

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徐廣曰天下獨陶

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

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

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

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

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  
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  
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  
書遺故所善莊生索隱曰據其時代非莊周也然驗其  
行事非子休而誰能信任於楚王乎  
○正義曰年表云周元王四年越滅吳范蠡遂去齊歸  
定陶後遺莊生金莊周與魏惠王周元王同時從周元  
王四年至齊宣王元年一  
百三十年此莊生非莊子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  
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旣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  
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  
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卽弟出勿問所以  
然長男旣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

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  
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  
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  
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  
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  
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  
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  
府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逵說云虞夏商周金  
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爲上幣銅錢爲下幣韋昭  
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質買物通財用也單穆公云古  
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三品之來古亦然矣駟  
謂楚之三錢賈  
韋之說近之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



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

或曰

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逾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

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

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出也重千金虛弃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

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

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

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

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

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

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

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柰何以朱公之子故

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

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

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

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弃財至如少弟者生而

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免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

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弃財故也而

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

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

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張華曰陶

朱公冢在南郡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之范蠡也。正義曰盛弘之荊州記云荊州華容縣西有陶朱公冢樹碑云是越范蠡范蠡本宛三戶人與文種俱入越吳亡後自適齊而終陶朱公登仙未聞葬此所由括地志云陶朱公冢也又云濟州平陰縣東三十里陶山南五里有陶公冢并止於陶山之陽按葬處有三未詳其處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導之意也字或宜然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疆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徐廣曰一作主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索隱述贊曰

越祖少康

至于允常

其子始霸

與吳爭疆	構李之役	闔閭見傷
會稽之恥	勾踐欲當	種誘以利
蠡悉其良	折節下士	致膽思嘗
卒復讎寇	遂殄吳疆	後不量力
滅於無疆		

史記卷四十一  
世家  
十一

史記卷四十一終

史記卷四十二 鄭世家第十二

漢 太史令 龍門 司馬遷 撰

宋中 郎外兵參軍 河東 裴駰 集解

唐國子博士 弘文學士 河內 司馬貞 索隱

唐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 國子監祭酒 臣劉應秋

勅重較刊 承直 郎國子監司業 臣楊道賓 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 國子監祭酒 臣吳士元

青重修 承德郎 司業 仍加俸一級 臣黃錦 等奉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 徐廣曰年表云弟 宣

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 索隱曰鄭縣名屬京兆秦武公十一年初縣杜鄭是

也又系本云桓公居械林徙拾朱忠云械林與拾皆舊地名是封桓公乃名為鄭耳至秦之縣鄭是鄭武公東

徙新鄭之後其舊鄭乃是故都 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四十二

愛之幽王以為司徒

韋昭曰幽王八年為司徒。索和隱曰韋昭據國語以為說耳。

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便思之為司徒一歲幽

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

史伯

虞翻曰周大史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

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郟

徐廣曰虢在成臯郟在密縣駟案虞翻曰虢姬姓東虢也郟

姁姓。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叔之國

東虢君也又云故郟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三里虢郟之君貪而好利

索隱曰鄭語云虢叔恃勢郟仲恃險皆有驕侈又加之百姓不附

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郟之君見公方

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郟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

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

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

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

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

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

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周武

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

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其地

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

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郟果獻十邑

虞翻曰十邑謂虢郟駟蔽補丹

依味歷華也。索隱曰國語云太史伯曰若克二邑駟蔽補丹依味歷華君之上也虞翻註皆依國語為託

竟國之韋昭曰後武公竟取十邑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二歲犬戎殺幽王於

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正義曰上求勿反下戶骨反

是為武公索隱曰譙周二名突滑皆非也蓋古史失其名太史公循舊失而妄記之耳何以知其然

者按下文其孫昭公名忽厲公名突豈有孫與祖同名乎當是舊史雜記昭厲忽突之名遂誤以掘突為武公

之字武公十年娶申侯女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左傳

云鄭武公取於申也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

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

寤生十七年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為太

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封

弟段於京賈逵曰京鄭都邑杜預曰今榮陽京縣號太叔祭仲曰京大夫於

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

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

武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

走鄆杜預曰鄆今鄆陵也鄆潰段出奔共賈逵曰共國名也杜預曰今及郡共縣也

義曰按今衛州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穎賈逵曰鄭地也

○正義曰疑許誓言曰不至黃泉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

母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穎谷之考叔賈逵曰穎谷鄭地也

曰括地志云穎水源出洛州嵩高縣東南三十里陽乾山今俗名穎山泉源出山之東谷其側有古人居處俗

名為穎墟故老云是穎考之故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

居卽躡云注水經所謂穎谷也

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柰

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

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索隱曰左傳隱

二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號及王崩周人將畀號公政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

周之二十五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

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

索隱曰杜預曰桓公即位周鄭交惡至是始朝故言始也左傳又曰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

既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易祊許田索隱曰許田近許之地魯朝宿之邑祊者鄭所受助祭太山之湯沐邑鄭以天子不能遷

守故以祊易許田各從其近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

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

兵自救索隱曰左傳稱祭仲足蓋祭是邑其人名仲宇仲足故傳云祭封人中足是也此縑葛之戰在魯桓五年彌一

作昧並音迷王師大敗祝瞻射中王臂索隱曰左氏作祝聃祝

瞻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

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

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

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服虔曰言庶子有寵

者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

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亶也索隱曰此文則數太子忽及突子亶為三而杜預云

不數太子以子突子亶子儀為三蓋得之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

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

立之是為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

賈逵曰雍氏黃帝之孫姑姓之後為

宋大夫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

服虔曰為宋正卿故曰有寵

宋莊公

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

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

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已

亥突至鄭立是為厲公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

之陰使其壻雍糾欲殺祭仲

賈逵曰雍糾鄭大夫

糾妻祭仲女也

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

杜預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

女乃告祭仲祭仲

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柰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

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

宋衷曰今潁川陽翟縣○索隱曰按櫟音

歷卽鄭初得十邑之歷也

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卽位秋

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

杜預曰鄭守櫟大夫也○索隱曰依左傳

作檀伯事在桓十五年此文誤為單伯者蓋亦有所因也按魯莊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事與單伯會齊師

伐宋相連故知誤耳

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

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

昭公為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為卿太子忽惡之

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為卿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已冬十

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

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亶為君是為子亶也無

諡號子亶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服虔曰首止通鄭之

地杜預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鄭子亶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

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齊襄公為公子之時嘗會

關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疆而厲

公居櫟即不往是幸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

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

疾子亶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亶高渠彌

亡歸索隱曰左氏云輟高渠彌歸與祭仲謀召子亶弟公子嬰於陳

而立之是為鄭子索隱曰左氏以鄭子名子義此云嬰蓋別有所見是歲齊襄

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

亂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湣公鄭祭仲

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

瑕要以求入索隱曰左傳作傅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讀瑕曰合我我為君

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

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

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

其伯父原索隱曰左傳謂之原繁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

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

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

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



燕衛與周惠王弟頹伐王

索隱曰惠王莊王孫嬴王子子頹莊王之妾王姚所生事

在莊十七年

王出奔溫立弟頹為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

發兵擊周王子頹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于櫟七

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頹而入惠王于周秋厲

公卒子文公躒立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

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以

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姑

賈逵曰姑南燕姓

夢天與之蘭

賈逵曰曰香名也

曰余為伯儵余爾祖也

賈逵曰伯儵南燕祖

以是為而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

之而予之草蘭為符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晉公子

重耳過文公弗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

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

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為鄭憂

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為文

公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

索隱曰左傳傳

十四年鄭公子士

周襄王使伯繡請滑

索隱曰繡音

伯繡游孫伯如鄭請滑杜預云

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

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祿

索隱曰此言爵

祿與左氏說異左傳云鄭伯享王王以后之鞶鑑與之

說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繡王怒

異說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繡王怒

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  
居王于汜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  
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四十三年晉  
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  
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  
公怒漑徐廣曰一作瑕○索隱曰音既左傳作瑕逐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  
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  
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僕鄭文公恐不敢謂  
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  
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

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  
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  
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  
聞姑姓乃后稷之元妃杜預曰姑姓之女為后稷妃其後當有興者

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  
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  
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公  
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  
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  
峭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繪賀以鄭情賣之秦

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

徐廣曰繆

公之二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

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

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

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鼂於

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

賈逵曰二子鄭卿也

子公之食指動

服虔

日第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鼂

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

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

左傳曰染指於鼎

嘗之而出公怒欲

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弒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

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

長堅者靈公庶弟

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弟

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

子堅是為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

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為

大夫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

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

其族以其弒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鄢陵八年楚莊王

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

門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

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

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  
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  
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爲却三  
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  
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爲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  
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  
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  
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  
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  
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

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

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

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

軍兵法所謂雲梯者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也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

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

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

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服虔曰隕墜也莊王曰若之

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

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爲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

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爲上卿

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潰立

索隱曰劉音祕鄭本一作弗一作弗左傳作費音扶

味悼公元年鄆公

徐廣曰音許許公靈公也

惡鄭於楚悼公使弟踰

於楚自訟

索隱曰踰音公遜反

訟不直楚囚踰於是鄭悼公來與

晉平遂親踰私於楚子反子反言歸踰於鄭二年楚伐

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踰是為成公成公三

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

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

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為君

索隱曰繻音須

鄒氏云一作繻

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

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

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

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

服虔

曰洧水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洧水在鄭州新鄭縣北

三里古新鄭城南韓詩外傳云鄭俗二月桃花水出時

會於溱洧水上以自祓除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

卒子暉立是為釐公

索隱曰暉音紆紛釐公五年鄭相

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藥殺釐公

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賊夜殺信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

年五歲是為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

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

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為

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  
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  
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  
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  
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  
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  
邑子產讓受其二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  
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後難將至政將及  
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  
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

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

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沉臺駘為祟史官莫

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

林賈逵曰曠大也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賈逵曰

日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賈逵曰商丘在漳南杜預曰商丘宋地服虔曰

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服虔曰商人契之先湯之始祖相土封閼伯之

故地因其故遷實沉于大夏主參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主祀參星杜預

國而代之唐人是因服事夏商賈逵曰唐人謂陶唐之

晉陽縣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已賈逵曰帝天也余命而

子孫服事夏商也其季世曰唐叔虞杜預曰唐人之季

子曰虞杜預曰取唐君之名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

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大叔

為故參為晉星賈逵曰晉主祀參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沉參神

也昔金天氏有稷子曰昧為玄冥師服虔曰金天少暉也玄冥水官也師

長昧為水官之長生允格臺駘服虔曰允格臺駘兄弟也臺駘能業其官服

日脩昧之職宣汾洺賈逵曰宣猶通也汾洺二水名障大澤服虔曰障其水也以處

太原服虔曰太原汾水名杜預曰帝用嘉之國之汾川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者

服虔曰帝顓頊也沈妣蓐黃實守其祀賈逵曰四國今晉主汾

川而滅之賈逵曰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洺神也然是二

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菑榮之服虔曰榮為榮攢用幣也

若有旱則榮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榮之

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

子也厚為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

靈王之彊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

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

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弑其

君靈王而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

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

曰為政必以德母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

曰不如脩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

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

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索隱曰王避弟子朝之亂出居狄泉在昭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

年晉鄭入之經曰天王入于成周是也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薨立獻公

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六卿疆侵奪鄭鄭遂

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正義曰括地志云子產墓在

注水經云子產墓在涇水上累石為方墳墳東北向鄭城杜預曰言不忘本也鄭人皆哭泣悲

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

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

為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及晉

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杜預曰戚城南鐵丘○正義曰

括地志云鐵州在滑州衛南縣東南十五里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

田常弒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

孔子卒二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

卒子哀公易立年表云三十八年哀公八年鄭人弒哀公而立

聲公弟丑是為共公共三年晉滅知伯三十年共公

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

幽公弟駘是為繻公年表曰鄭立幽公繻公十五年韓

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

黍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負黍亭在洛州陽城縣西南二十五里故國邑也二十年

韓趙魏列為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

萬曆二十六年刊



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弒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為君是為康公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駘又以鄭君陽為鄭鄭君乙立二年鄭負忝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踈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索隱述贊曰

厲王之子	得封於鄭	代職司徒
緇衣在詠	號鄆獻	祭足專命
莊既犯王	厲亦奔命	居櫟克入
夢蘭疏慶	伯服生囚	叔瞻尸聘
釐簡之後	公室不競	負忝雖還
韓哀日盛		

史記卷四十三 世家第十三

史記卷四十二終

史記卷四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翺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一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正義曰其後中音仲

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

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

幸於周成王是為宅臯狼徐廣曰或云臯狼地名在西河○索隱曰按如此說是名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四十三

世家

一

孟增號宅臯狼而徐廣云臯狼地名在西河者按地理志臯狼是西河郡之縣名蓋孟增幸於周成王成王居之於臯狼臯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故云臯狼

造父取驥之乘匹正義曰乘食證反並四曰乘兩與桃

林正義曰括地志云桃林在陝州桃林縣西至潼關皆為桃林塞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

林廣闊三百里中多馬造父於此盜驪驊騮綠耳獻之

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口索隱

天子傳曰穆王與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作歌是樂而忘歸也而譙周不信此事而云余常聞之代俗以東西

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而徐偃王反正義曰括

母或曰地名在西域有何據乎徐國也博物志云大

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之徐國也徐君宮人娠生郊以為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

鵠倉密所棄郊以歸覆煖之遂成小兒生偃王故宮人聞之更收養之及長襲為徐君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

尾實黃龍也鵠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索隱

倉或名后倉曰譙周曰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

者行有周衛豈聞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並言此事非實

乃賜造父以趙城正義曰晉州趙城由此為趙氏

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

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奄父脫宣王奄

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

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

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

霍公求奔齊徐廣曰求一作來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

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

萬曆二十六年刊

公賜趙夙耿

索隱曰今河東皮氏縣耿鄉

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

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

索隱曰系本云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生宣

孟盾左傳云衰趙夙弟而此云共孟生衰譙周亦以此為誤

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

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

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庸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

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

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

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

索隱曰系本云成季

徙原宋忠云今鴈門平原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原平故城漢原平縣也在代州崞縣南三十五里崞音郭

按宋忠說非也括地志云故原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北二里左傳云襄王以原賜晉文公原不服文公伐原以

示信原降以趙衰為原大夫即此也原本周畿內邑也

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

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

而以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

年而趙衰卒諡為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

襄公卒太子夷臯年少盾為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

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

索隱曰穆嬴也

頓首謂趙

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

與大夫襲誅之廼遂立太子是為靈公發兵距所迎襄

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

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膈不熟殺宰人持

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  
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弑  
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爲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  
子譏盾爲正卿亡不出境及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  
弑其君晉景公時索隱曰成公之子名據而趙盾卒諡爲宣孟子  
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  
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  
屠岸賈欲誅趙氏徐廣曰按年表救鄭初趙盾在時夢及誅滅皆景公三年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  
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

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  
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  
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  
孫在朝何以懲臯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  
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  
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  
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  
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  
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  
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

白杵白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于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徐廣曰葆小兒被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

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

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  
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  
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  
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  
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  
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  
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  
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徐廣曰  
推次音  
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公之十七年也而乃是春秋成公  
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左傳於此說立趙武  
事者註云終說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  
之非非此年也

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

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

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

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

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

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新序曰程嬰  
公孫杵臼可

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正義趙氏復  
曰今河東趙氏祠先人猶別寄一庭祭二七矣

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卻欒書畏及乃遂殺

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會孫周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  
索隱曰晉系家云襄公少

子名是爲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

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為正卿十三年吳延

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

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諡為文子文子生景叔案隱曰系本云景叔

名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徐廣曰平公十九年晏嬰與

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

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

趙鞅是為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

諸侯戍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

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

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

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

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

章昭曰安于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

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案隱曰二子秦大夫公孫

支子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

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

且命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案隱曰藏一作藉藉錄也謂當

時即記錄書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

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

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



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

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

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

帝甚喜賜我二筭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

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

而亡正義曰謂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

子疾在定公十一年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正義曰羸姓

衛也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衛取都而亦不能有也

曰范魁地名不知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

孟姚配而七世之孫索隱曰即姓羸吳廣之女姚董安

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

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

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

吾有所見子晰也索隱曰簡子見當道者乃寤曰嘻是

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

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

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

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

羆皆其祖也正義曰范氏中行氏之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筭皆有

副何也正義曰副謂皆子姓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

翟皆子姓也

正義曰謂代及智氏也

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

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

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

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

正義曰謂今時服也

廢除裘裳也

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

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

子卿見簡子

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

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

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

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母卹母卹至則子卿起曰

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

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母

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

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母卹還曰已得符矣節

子曰奏之母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

正義曰地道記云恒

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岷號飛狐口北則代代郡也簡子於是知

母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母卹為太子後二年晉

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

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

服虔曰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

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

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倍言

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

君欲誰立

杜預曰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也

遂殺午趙稷

涉賓以邯鄲反

服虔曰

晉君使籍秦圍邯鄲

左傳曰籍秦此時為

上軍司馬○索隱曰系本籍秦晉大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子

荀寅范吉射與午善

左傳

曰午荀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姻○索隱曰系本云晉大夫逝邀生桓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庚生獻伯偃偃

生穆伯吳吳生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晉改中軍曰中行因氏焉元與智氏同祖逝邀故智氏亦稱荀范氏

晉大夫隰叔之子士蒍之後蒍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荀句生獻子鞅鞅生吉射也

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

正義曰按

會食邑於范因為范氏又中行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為中行因號中行氏元與智氏因承襲逝邀姓荀氏

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

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

賈逵曰梁嬰父晉大夫也

逐吉射以范臯

釋代之

服虔曰范氏之側室子

荀躒言於晉侯曰

服虔曰荀躒智文子○索隱曰

系本云逝邀生莊子首首口生武子瑩瑩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欒欒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瑤君

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

賈逵曰范中行趙也

而獨逐鞅用

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

伐范中行氏

索隱曰不佞韓簡子哆魏簡子系木名取也

不克范中行氏反

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

索隱曰范吉射荀寅

也韓魏以趙氏為請

服虔曰以其罪輕於荀范也○正義曰按趙鞅被范中行伐乃奔晉

陽以其罪輕故韓魏為請晉君而得入絳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

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發

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

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諱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為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索隱曰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

太子蒯聵于衛衛不內居戚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戚城在相州澶水縣東三十里

杜預云戚衛邑在頓丘縣西有戚城是也

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

行文子奔栢人簡子又圍栢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

齊

索隱曰吉射也

趙竟有邯鄲栢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

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

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

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勾

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

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

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訶然亦慍知伯知伯歸

因謂簡子使廢母卹簡子不聽母卹由此怨知伯晉出

公十七年簡子卒張華曰趙簡子家在臨水界太子母卹代立是為

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正義曰年表及趙世家云左

已在襄子元年前十五年矣何得更有越圍吳之事襄

從此以下至問吳王是三十年事文說誤在此耳

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正義曰左哀公二十年傳云

故降父之祭饌而使楚隆慰問王為哀公十三年簡子

在黃池之役與吳王質言曰好惡同之故滅祭饌及問

吳王也而趙世家及六國年表云此年晉定公卒簡子

除三年之喪服朞而已按簡子死及使吳年并皆誤與

左傳文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

夏屋徐廣曰山在廣武○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屋山一

五里夏屋與句注山相接蓋北方之請代王使厨人操

頒亦天下之阻路所以分別內外也

銅料正義曰音斗合作料其形方以食代王及從者行

斟陰令宰人各徐廣曰一作維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

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

地名之為摩笄之山正義曰笄今簪也括地志云摩笄

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魏土地記云代郡東南一十五

里有馬頭山趙襄子既殺代王使人迎其姊代王夫人

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遂以代封伯魯子

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見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

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

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

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會孫驕是為晉懿公索隱曰

或作哀

萬曆二十六年刊

公其大父名雍即昭昭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

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

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正義曰括地志云王澤在

絳州正平縣南七里也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

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母卹原過既至

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母卹余

霍泰山徐廣曰在河東永安縣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

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

後世且有仇王亦黑龍面而烏鬚麋髭頰大膺大脣

脣下而馮左衽界乘徐廣曰脣或作隨界一作介奄有河宗正義曰穆天子

傳云河宗之子孫別栢絮按蓋在龍門河之上流嵐勝二州之地也至于休溷諸貉正義曰音

貉乃戎狄之地也南伐晉別正義曰趙南伐晉之邑也北滅

黑姑正義曰亦戎國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

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正義曰河休城八尺曰版城中懸釜

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徐廣曰一作赫

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索隱曰戰國策

作張孟談談者史遷之父名遷例改為同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

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日

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

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疆

萬曆二十六年刊

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正義曰括地志

地志云三神祀今名原其後娶空同氏正義曰括地志

過祠今在霍山側也州福祿縣東南六十里古西戎地又原州平高縣西百

里亦有崆峒山即黃帝問廣成子道處俱是西戎地未

知孰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

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

為太子索隱曰代成君名周伯魯之子系本云代襄子

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地理

志曰河南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賡曰中牟在春秋

之時是鄭之疆內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趙

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按

中牟非衛適晉之大也及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

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漯水之北○索

隱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曰按五鹿

在魏州元城縣東十二里鄴節相州蕩陽縣

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襄子弟桓

子逐獻侯自立於代索隱曰系本云襄子一年卒國人

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

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孝王弟

而定王子○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也

十三年城平邑地理志曰代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

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

韓趙皆相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烈侯好音謂相

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

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索隱曰槍音土

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

名

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

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徐廣曰番音盤常山有番吾縣。正義曰括地志云

番吾故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番蒲古今音異耳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

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

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

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便擇其善者

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追然正義曰追音由古字與欣

同言牛畜以仁義約以王道故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

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

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

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正義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內史周

官秦因之賜相國衣二襲單複具九年烈侯卒弟武公

立索隱曰譙周二云系本及說趙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

烈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

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

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

兔臺築剛平正義曰兔臺剛平並在河北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攻

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正義曰今趙州平棘縣古

棘蒲邑也八年拔魏黃城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冠氏縣南因黃溝為名按

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陳留外黃城非隨所別也



年與中山戰于房子正義曰趙州房子縣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

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徐廣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十二年敬

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

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為相徐廣曰戊一作成伐衛取鄉

邑七十三魏敗我蘭正義曰地理志云屬西河郡也四年與秦戰高安

正義曰蓋在河東敗之五年伐齊于鄆正義曰濮州鄆城縣魏敗我懷攻

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地理志曰上黨有長子縣六年中山築

長城伐魏敗涿澤正義曰涿音濁徐廣云長杜有濁澤非也括地志云濁水源自蒲州解縣

東北平地爾時魏都安邑韓趙伐魏晉河圍魏惠王七

年侵齊至長城正義曰齊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太山記云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經太山

千餘里鄆入海括地志云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

所侵處在密州南三十里也

以為兩徐廣曰顯王二年周紀無此○正義曰括地志云史記周顯王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于班於

鞏為東周其子武公為秦所滅郭緣生述征記云鞏縣本周鞏伯邑九年與齊戰阿下徐廣

日戰一作會也○正義曰阿東阿也今濟州東阿縣也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

攻魏趙救之石阿正義曰蓋在石阿縣等州界也十二年秦攻魏少梁

正義曰少梁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古少梁國也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

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魏敗我澮取皮牢徐廣曰魏年表曰取趙皮牢○正義曰括地志云澮水縣在絳州翼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按皮牢當在澮之側成

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

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徐廣曰在平陽正義曰端氏澤

州縣 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 徐廣曰在馬丘年表曰十八年趙孟

如 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 正義曰兗州縣也平陸城即古厥國也 與燕會

阿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一名依城又名西阿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以徐充二水並過其西又

徂 經其北曲曰阿以齊有東阿故曰西阿城地 二十年

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 徐廣曰襄國縣有檀臺○索隱曰劉氏云榮椽蓋地名其中有

高處可以為臺非也按榮椽是良材可為椽椽飾有光榮所以魏獻之故趙因用之以為檀臺○正義曰鄭玄

云榮屋翼也說文云椽椽也屋栝之兩頭起者二十一為榮也括地志云檀臺在洛州臨洛縣北二里

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桂城在曹州乘縣東北二十一里故老云此即桂陵也 二十四

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蘭二十五年成

侯卒公子緜 音薛 與太子肅侯爭立 索隱曰系本緜敗亡云肅侯名語 緜敗亡

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 正義曰括地志云屯留故城在

潞州長子縣東北三十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 正義曰地

里本漢屯留縣城也 理志云華陰縣魏之陰晉秦惠文王更名寧秦高帝更名華陰今屬華州 三年公子范襲邯

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

刻攻魏首垣 正義曰蓋在河北也 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

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

起壽陵 徐廣云在常州 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 徐廣曰大陵縣亦曰陸○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縣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漢大陵縣城 出於鹿門 正義

曰并州孟縣西有白鹿泓魏出自鹿山南海蓋鹿門在北山水之側也 大戊午扣馬 呂忱曰扣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三十一 世家 七

牽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

年圍魏黃不克地理志曰山陽有黃縣○正義曰黃城在魏州前拔之却為魏今趙圍之矣

築長城正義曰劉伯莊云蓋從雲中以北至代按趙長城從蔚州北西至嵐州北盡趙界又疑此長城

在潭水之北趙南界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二十

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伐蘭離

石二十三年韓舉徐廣曰韓將與齊魏戰死于桑丘地理志云泰山

有桑丘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桑丘城在易州遂城縣界或云在泰山非也此特齊伐燕桑丘三晉皆來救之

不得在泰山有桑丘縣此說甚誤也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

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索隱曰名雍武靈王元年陽

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

信宮正義曰在洛州臨洛縣也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

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

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鄣四年與韓會于區鼠正義

曰蓋在河北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

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

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

澤正義曰括地志云觀澤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也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

陽徐廣曰年表云秦取中都西陽安邑十一年秦破我將軍英太原有中都縣西河有中陽縣齊破

燕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

立以為燕王徐廣曰紀年亦云爾使樂池送之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

萬曆二十六年刊

是為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為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  
亂遙立職為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索隱曰  
燕系家無其事蓋是疎也今此云使樂池送之必是憑  
舊史為說且紀年之書其說又同則裴駟之解得其旨  
十三年秦拔我蘭虜將軍趙莊正義曰本一作  
莊音疋婢反楚魏王

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

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

苕之榮綦毋邃曰陵苕之草其華紫○正義曰苕音條  
毛詩疏云苕饒也幽州謂之翹饒蔓似瑩豆而

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華細綠命乎命乎曾無我羸  
色可生食味如小豆藿也綦毋

言有命祿生遇其時人莫知已貴盛盈端也○正義曰  
披命名也羸姓羸也言世眾名其美好會無我好羸也

重言名呼者異曰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

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羸方言曰娃美也  
吳有館娃之宮孟姚也徐廣

曰古史考云內其女曰娃○索隱曰孟姚吳廣女舜之  
後故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勳故命其胄女孟姚以配而  
七代之孫是也然後封虞在河東太陽山西有上虞城  
是亦曰吳城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非獨太伯虞  
仲之喬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徐廣

曰在常山○正義曰本戰國時趙邑戰國為野臺徐廣  
曰野

築云本有宮室而居趙武靈王改為九門一作野  
一作望○正義曰括地志云野臺一以望齊中山之境

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臚而死徐廣曰  
一作絕

丁反丁反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

王是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官召肥義與議天

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正義曰趙  
州縣也遂

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正義曰黃華蓋西  
河側之山名也

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障

盜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正義曰即於荏而

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正義曰地理志云趙

又得郡之高陽鄆州鄉東有清河之間又得勃東有胡

海郡東平舒等七縣在河以北故言北有燕正義曰趙東有瀛州之東北營州之境即東胡

烏丸之地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卑也西有林

胡樓煩秦韓之邊正義曰林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嵐

邊也秦隔河也晉洛潞澤等州而無疆兵之救是亡社

皆七國時韓地為並趙西境也稷而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

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

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

益主之業正義曰寵貴寵也通達理也凡為人臣有孝

弟長幼順明之節制者得貴寵也有補民益

主之功業者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跡開

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正義曰卒子律反盡也言

忠臣為敵弱 正義曰我為胡服 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母

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正義曰厚重也往古 夫有

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正義曰負留也言古周公孔

胡服是負留風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 正義曰言

俗之謹累也智之思慮者必任隱 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

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

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

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繅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逾君兄弟之通義也徐廣曰兄弟一也夷平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

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正義曰鄭玄云上之至也事成功立然

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繅謁之叔索隱曰絕句請服焉公

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狗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

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途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索隱曰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孔衍作右臂左衽謂右袒其臂也甌越之民也索隱曰劉氏云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也言甌越也輿地志云交阯周時為駱越秦時曰西甌文身斷髮避龍則西甌駱又在番禺之西南越及甌駱皆十姓也世本云越芋姓也與楚同祖是也黑齒雕題劉逵曰以草染齒用白其肌以青却冠秫紬徐廣曰戰國策作秫紬亦紬也丹涅之徐廣曰戰國策作秫紬亦紬也之別名也鉢者纂鐵也古字多假

借故作秫紬耳此蓋言其女功鍼縷之麤拙也又本作鮭冠黎縹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焉而眾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之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徐廣曰安平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與齊中山同之正義曰爾時齊與中山相親中山趙共薄洛水故言與齊中山同之須有舟楫之備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徐廣曰一云自常山以下代上黨以東東有燕

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索隱曰林胡樓煩東胡是三胡也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疆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鄣微社稷之神靈則鄣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鄣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

臣之卑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

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裕

徐廣曰戰國策作紹裕音紹

趙俊皆諫止王

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處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

鄒魯無奇行也

索隱曰按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



是無奇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索隱曰言方俗僻處山谷

而人皆改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延州來及大夫種之屬哉且聖人利身謂

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

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

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

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

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索隱曰一作葭

葭縣名在中山也西略胡地至榆中正義曰勝州北河北岸也林胡王獻馬

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

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紹為右

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

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徐廣曰一作陸又作陘或宜言趙與之陘陘者山絕之名

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上黨有閼與○正義曰與音與陘音荆陘陘山也在并州陘縣東南十八里然趙希

并將代趙之兵與諸軍向并陘之側共出定州上曲陽縣合軍攻取丹丘華陽鳴上之關合軍曲陽

徐廣曰上曲陽在常山下曲陽在鉅鹿○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故城在定州曲陽縣西五里按合軍曲陽

即上曲陽也攻取丹丘正義曰蓋邢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北

在常山郡也岳有五別名一曰蘭臺府二曰列女宮三曰華陽臺四曰紫臺五曰太一宮按北岳恒山在定州恒陽縣北百

四十里鳴之塞正義曰上昌之及下先代及徐廣曰鳴一

六十里本晉鴻上關城也又有鴻上水源出唐縣北葛

洪山接北岳恒山與鴻上塞皆在定州然一本作鳴字

也王軍取鄣石邑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括地志云石邑故城在恒州鹿泉縣南三十五

里六國封龍正義曰括地志云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時舊邑恒州鹿泉縣南四十五里邑因山為名

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

十五年惠后卒索隱曰謂武靈王之后前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也惠后卒後吳娃始當

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下文又云吳娃死後娃子何寵衰故太子欲兩王之是誤也使周

祗胡服傳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

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

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為臣肥

義為相國并傳王是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

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

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

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

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

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

之為人也惠文王徐廣曰元年以公子勝為相封平原二年主父行新地

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

其王於膚施徐廣曰在上郡起靈壽徐廣曰在常山北地方從代道大

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

屬代郡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

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殆

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

陰賊起一出身微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义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母出傳政於公子成母爲怨府母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母變而度母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正義曰肥義報李兌云必蓋傳何爲不可懼章及田不禮而生異心使死者復更變生并見在生者並見傳王無變令我不

愧之若苟息也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

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

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索隱曰即下文高信也。正義

曰上音申也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

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

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

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

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人不可不備自今以來

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儼然也反北面為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正義曰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也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上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索隱曰開謂開

門而納之俗本亦作闔者非也譙周及孔衍皆作闔之閉謂藏也。正義曰謂不責其反叛之罪容其入宮閉也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日以章

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穀

而食之蔡邕曰穀爵子也。索隱曰生受哺者謂之穀三月餘而餓死沙丘

宮應劭曰武靈王葬代郡靈丘縣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

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主父死惠文

王立立五年與燕鄭易

徐廣曰皆屬承郡鄭音鄭

八年城南行唐

徐廣

日在常山。正義曰行寒與反括地志云行唐縣屬冀州為南行唐築城

九年趙梁將與齊

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及十年秦自置為西帝十一年董

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

杜預曰太原晉陽縣南梗陽城

也。索隱曰地理志云太原榆次有梗陽鄉與杜預所據小別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梗陽故城在并州清源

縣南百二十步分晉陽縣置本漢榆次縣地春秋晉大夫祁氏邑也十二年趙梁將攻齊

十三年韓徐為將攻齊公主死

索隱曰蓋吳娃女惠文王之妹

十四年

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

索隱曰年表及韓魏等系家五

國攻齊在明年然此下文十五年重擊齊是此與秦會文為得蓋比年司伐齊耳。正義曰蔚丘縣也

中陽正義曰括地志中陽故城在汾州偃城縣南漢中陽縣也十五年燕昭王來見

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

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遺趙王書曰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

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

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

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

與國以疆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

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

以齊餽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

已也故出質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

禹曆二十六年刊

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

索隱曰與國趙也秦趙本為與國秦徵兵於韓共趙

伐齊以威盛和趙是以德與國也

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

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

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

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

曰韓亡三川

正義曰河南之地兩州之間

魏亡晉國

正義曰河北之地安邑河內

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欽

三百里

正義曰沙丘邢州也鉅鹿冀州也齊北界貝州也欽滅也言破齊滅韓之後燕之南界秦之東

界相去滅三百里趙國在中間也

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

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

正義曰鄆延等州也

近挺關至

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

正義曰秦上黨郡今

澤潞儀沁等四州之地兼相州之半韓摠有之至七國

時趙得儀沁二州之地韓猶有潞州及澤州之半半屬

趙魏沁州在羊腸坂之西儀并代三州在勾注山之南

秦以三郡攻趙之澤潞則勾注之南趙無地然秦始皇

置上黨郡此言之者太史公却引前書也他皆倣此羊腸之西正義曰太行山坂

屬澤州勾注之南正義曰勾注山在代州西北也非王有已踰勾注斬常

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

正義曰言秦踰勾注山斬常山而守之西北代馬胡犬不東入趙沙州

崑山之玉亦不出至趙矣郭璞云胡地野犬似狐而小

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

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

以事王也

正義曰以趙王為事也而秦必伐之也

天下屬行以謀王也

正義

曰上音燭下胡郎反言秦欲令齊燕秦之約成而兵出

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正義曰謂秦齊韓魏齊倍五

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正義曰言

秦齊相約欲更重稱帝故言廢帝也反高平根柔於魏徐廣曰紀年云魏

曰河雍向曰高平也根柔一作棧柔襄王四年改河陽

里紀年云魏哀王改向日高曰返還也括地志云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四十

平也根柔未詳兩邑魏地也反至分徐廣曰一作王先

俞於趙徐廣曰爾雅曰西俞鴈門是也○正義曰至音

陘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四十里俞音戊郭注云西隄

在代州鴈門即鴈門也按西先聲相近蓋陘山西隄二山之地並

縣皆趙地也齊之事王宜為上佼索隱曰佼而今乃摠

皐正義曰謂共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

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善齊

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

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

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正義曰

云昔陽故城一名陽城在并州樂平縣東春秋釋地名

別種也樂平縣取之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正

城漢治縣城也日括地志云伯陽故城一名邯鄲會城在相州而秦怨趙

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正義曰地

理志云右北平有石城縣括地志云石城在王再之衛

東陽決河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東陽故城故城在貝州

萬曆二十六年刊

州南東北流過河南岸即魏地也 伐魏氏大潦漳水出

故言王再之衛東陽伐魏氏也 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

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

河外徐廣曰年表云與秦會澠池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正義曰括

地志云武平亭今名渭城在瀛州文安縣北 七十二里按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南 二十二年

大疫置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正義曰音

祈傳云伐齊幾拔之又戰國策云秦敗闕與及攻不能

魏幾按幾邑或屬齊或屬魏當在相路之間也 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

子徐廣曰屬齊部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

周將攻昌徐廣曰括地志云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

北四十里也 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

司馬彪云華陽亭在今洛州密縣是時魏韓趙聚兵於

華陽西 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正義曰今營州也 歐代地

攻秦 索隱曰蓋東胡叛故驅畧 代地人眾以叛故取之也 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

趙豹為平陽君戰國策曰趙豹平陽君惠文王母弟 河水出大潦二十八

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四十里也

罷城北九門大城正義曰恒州 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執

其王徐廣曰年表云是燕武成王元年 二十九秦韓

相攻而圍闕與正義曰上於連反下音預括地志云闕與聚落今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

北二十里又儀州順和縣城亦云韓闕與邑二所未

詳又有闕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五十里蓋是也 趙

萬曆二十六年刊



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闕與下賜號為馬服君

正義曰因

馬服山為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括地志云馬服山邯鄲縣西北十里也

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元

年徐廣曰平原君相也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

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

正義曰長安君者以長安善故

名為質兵乃出

索隱曰孔衍云長安君惠文后之少子也趙亦有長安今其地闕

太后

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

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

之入

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

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

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

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

索隱曰東哲云趙惠文王子何

者吳廣之甥姓贏之子也如系家計之則武靈王十六

年夢吳姓而納之至二十七年王薨及惠文王三十二

年卒孝成王元年遣長安君質於齊若娃年二十八王

宮至此在六十左側亦可稱老矣而東廣微言太后纔

三十有奇者誤也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閒者殊不

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

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

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

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

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

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

君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

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子義趙之賢人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君

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海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鄰邑也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正義曰燕無中陽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一里爾時屬燕國也拔之又攻韓注人正義曰邑名也括地志云注城在安州梁縣西十五里蓋是其地也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夢衣偏袿之衣正義

曰杜預云偏左右異色袿在中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左右異故曰偏按袿衣背綵也

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褻  
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  
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  
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  
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  
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  
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入懷吾德何謂  
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  
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  
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

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  
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正義曰秦從渭水漕糧東蠶  
食上乘倍戰者正義曰乘承證反蠶食桑葉漸進必盡  
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城城出革車一乘七十二人也  
上乘天下第一也倍戰力攻也韓國四戰之地軍士慣  
習倍於眾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受也正義  
曰上國秦地也言韓上黨之地以列為秦國之地其  
政已行趙不可與秦作難必莫受馮亭十七邑也王  
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  
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正義曰馮亭將十七邑入  
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  
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

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

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正義曰爾時未合言太守

至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衍字也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

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

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

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

矣趙遂發兵取上黨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馮亭為華陵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死於長平

宗族田是分散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師將官師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無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馮漢興馮唐即代相之子也廉頗將軍軍長

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七年廉頗

上黨記云馮亭冢在壺關城西五里廉頗將軍軍長

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七年廉頗

縣西二十一里即白起敗括於長平處七年廉頗

免而趙括伐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

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

聽秦秦圍邯鄲徐廣曰武垣令本屬涿郡。正義曰括

地志云武垣故城今瀛州城是也傅豹王容蘇射率燕眾及燕地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

垣此特屬趙與燕接境故云率燕眾及燕地也趙以靈丘正義曰括地志云封

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

子無忌亦來救正義曰魏公子傳云趙王以鄙為公子

圍在九年其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徐廣曰一

文錯誤耳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徐廣曰一

義曰壯字誤當作城括地志云昌城故城在五月拔之

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徐廣曰年表云新中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四十三

世家

三十四

秦將也。正義曰：信梁蓋王，號也。秦本紀云：昭襄王五十年，王齧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今相用理縣也。年表云：韓魏楚救太子死。徐廣曰：是年周赧王趙新中軍，秦兵罷是也。太子死，卒或者太子云。天子乎。索隱曰：趙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索隱曰：徒父，趙大夫。

名十一年城元氏。地理志常山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

死。徐廣曰：故秦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屠燒。徐廣曰：屠鹿之名音膾也。

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曰：尉文蓋地名或曰尉官

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

樂聞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為可。

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鄒卿秦將而攻代。索隱曰：二人皆燕將姓名。廉頗為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聞。正義曰：襄

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正義曰：襄言樂乘力。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

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徐廣曰：代郡有延陵縣。秦拔我榆次。在太原。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

龍兌汾門臨樂與燕。正義曰：邢子勵趙記云：龍山有四麓，各有一穴，大如車輪，春風出東

秋風出西夏風出南冬風出北按蓋謂龍亢也汾門括

地志云易州未樂縣有徐水出廣昌嶺流至北平縣東

南歷石門中俗謂之龍門蓋汾字誤也燕以葛武陽平

舒與趙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又名西河城在瀛州

北九十里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

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徐廣曰在頓丘○正義曰

括地志云繁陽故城在相

州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應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

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為悼襄王悼襄王元年

大備徐廣曰一作脩○正義曰行大備之禮也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

正義曰平邑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相州分陰縣

西五十八里有中牟山按中牟山之側時二邑皆屬魏

欲渡黃河作道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徐廣曰

武遂屬

安平○正義曰括地志云易州遂城戰國時武遂城也

方城故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時二邑屬燕趙使李

牧拔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正義曰人為之謂文

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

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計而內之秦也今君

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

平都正義曰輿地理志云平都縣春平君者言行信於

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徐廣曰

太子從質秦歸○正義城韓臯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

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徐廣曰

不拔移攻齊取饒安正義曰饒安滄州縣也七五年傳

國時屬齊戰國時屬趙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四十三 世家 三

抵正義曰上音付下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正義曰屬

北岸音邱趙將姓名河外師守河梁正義曰河外河南岸六年封長安

君以饒正義曰即饒陽也魏與趙

鄴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正義曰按燕無狸陽疑狸字

雲縣南十八里燕漁陽郡城也按趙東界兵未罷秦攻

鄴拔之徐廣曰今饒陽在河間又悼襄王卒子幽繆王

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徐廣曰又云潘王世本云孝成王

及史考趙遷皆無諡○索隱曰徐廣云王遷無諡今唯

此獨稱幽繆王者蓋秦滅趙之後人臣竊追諡之太史

公或別有所見而記也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徐廣曰年表云扈

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正義曰括

安故城在恒州橐城正義曰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括地志

縣西南二十里也云肥橐故城在恒州橐城縣西七

里春秋時肥子國白狄別種也封牧為武安君四年

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

西北至平陰正義曰樂徐在晉臺屋墻垣太平壤地圻

東西百三十步正義曰其圻溝見在六年大饑民譎言

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

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

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

正義曰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則為作山

木之謳聞之者莫不隕涕括地志云趙王遷墓在房州

房陵縣西九里也八年十月邯鄲為秦

萬曆二十六年刊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徐廣曰列女傳曰邯鄲之倡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索隱述贊曰

趙氏之世

與秦同祖

周穆平徐

乃封造父

帶始事晉

夙初有土

岸賈矯誅

韓厥立武

寶符臨代

卒居伯魯

簡夢翟犬

靈歌處女

胡服雖彊  
王遷囚虜

建立非所

頗教不用



史記卷四十三

世家

三

史記卷四十三終



133X  
8  
25